蒹葭堂稿

蒹葭堂稿卷二

陸楫思豫著

送太父毋何述齋副憲河南序

嘉靖乙巳秋八月天官尚書率諸郎屬以河南按察副使闕聞　天子若曰河洛中原之樞而京師之喉襟也臬總憲政百務察焉匪才弗佐其慎諸因疏舉兩請之　上特擢松何侯以充而我太父毋述齋先生去矣先生舉丙戌進士出宰晉江聲動八閩以卓異擢郎署司賦地官

適金陵倫菴梁公為司徒嚴明清肅當宁倚重而司屬百數選重公為最地官曹以明允著稱一時莫先焉當先宗伯文裕公以學士在講筵每從朝士中聞公名而公寡交慎際可未之識也值松守闕先公颺言於朝曰吾松畿輔重郡國賦係焉邇饑饉頻仍加以海寇數警彫瘵甚矣不有賢守其何能牧自館閣退朝輒有憂色時少宰歐陽恭襄公佐銓部忽一日顧先公于長安之里第笑言啞啞舉手相賀曰松守得人

矣先公喜且問乃知為公恭襄曰是吾督學南
廣時所拔士欲求賢司牧無踰此矣　命下不
浹旬先公以謝政歸歸不兩月而公乃擁部符
涖郡事郡沃野廡饒素號易治邇歲究蝟興民
好訐訟初政時有黠慧者以逋負事數條于於
公郡之人拭目以此覘盈縮公發擿隱伏反坐
如律兩造帖服自是而刑清詞簡一切瑣屑事
相與民休息置而不問稍涉出納交際秋毫不
犯廉白之操尤邁古循良以故狡獪者畏若神

明恬熙者戴若父母士大夫沐德教薰懿範者如黄琮白璧太羹玄酒不假璀璨膏脂而奪目醉心愈久而無斁不知公何脩而得此於人人也自公之下車也幾五歷寒暑踰年而壬寅則秋潦再踰年而癸卯則夏旱再踰年而甲辰則秋再潦再踰年而乙巳則夏再旱斗米百錢物價騰踊庶姓嗷嗷救死不贍公獨以休和淳穆之心委曲于其上寬恤之令雖監司多靳色而能以去留爭數數邀惠上不使公賦之缺而下

不使民力之匱環千里若和風甘雨霑洽一時民不知有彫瘵者咸公之嘉惠也是故三年而政成五年而化行當路薦剡無虛發而實未嘗有赫赫之功然竊聞 朝議稱東南賢守必曰述齋公公亦不自知何脩而得此於人人也嗟乎公行矣渡江泝淮由河以達於汴訪伊洛之遺蹟歷漢魏之故墟采風觀俗以有事於臬讞河之吏民無間遠近相與洗心以望公之風裁可計日待矣今夫汴之勢錢賦重於東南而戎

馬要於西北公典賦吾松已最天下矣茲雖以
司憲爲專職然兩河之地固關陝燕雲之臺籥
國初嘗即開封建北京今　周　趙　伊　晋
藩星布棊列尤當天下之要頃年澤潞之間屢
騎猖獗烽燧相望識者憂之而兵刑之政實相
表裏公至佐憲八郡之刑咸預贊決不日又以
平允之聲最天下又不日進而長憲奏最如佐
理時又不日進而方牧奏最如守令時由方牧
而爲司徒則分曹之舊政具在也由長憲而爲

司寇則外臺之新政具在也舉而按之猶迎刃也更進而師保弼謨勵翼以膏澤天下吾松固首被焉者也揖也感公世誼圖報無階但公正學偉人尤不喜游辭佞色故敢於公之行略述其感遇之私以一吐衷曲至於仁風懿政良法美意足以躋休于古之名碩者自當從郡先達屬詞勒石肖儀建祠以備太史采擇非俚言之所敢與也

送孫望川考績序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三年爲嘉靖甲辰望川公以才進士視海篆在歲之三月十有一日越丁未二月廿日周三載例當書績天官卿監司以徵逋事急因留之踰一年爲戊申計臺使者已四列績旌於朝矣公不得復留秋八月抱籍我行邑之民曰吾之賢父毋也今去矣邑之生曰吾之賢保傅也今去矣邑之鄉大夫又曰吾之賢司牧也今果去矣若何爲情言泣曰九疑山陸揖攀祖轅號於衆曰 聖朝以甲科羅丞

下士由甲科爲令者多劇邑令難矣而劇尤難劇令難矣久而得民尤難得民難矣而獲上爲尤難天官卿者按監司旌語而上下之此又考績之所由以難也望川公之令海也踰四年矣海之劇稱于東南其徵科視閩蜀諸巨藩其獄訟視燕趙諸雄郡其民俗之頑嚚而澆漓則羗胡猺獞之非加也故敦樸士令海者毎捧蒙莅治當案牘盈几百執事環嘵于前輙顰蹙不自禁積日而月累月而歲以至得考績去爲紳

以為盛事矧得民而獲上尤非當世之全才不可也卓哉望川公之政嗟又難矣方其初盈邑告饑斗米百錢民嗷嗷無已監司有發粟之令公奉行惟謹環海霑霑稱賴再值久旱河渠淤涸轆轤無所施監司復有治水之令公親繩畚鍤率五鄉閭師窮晝夜巡行董之不數月而潮汐滿百川此其政之要且大者他若糾羅詰慝剸繁裁滯吏不得撓以法民不得干以私令行而較若畫一言出而長若神明則猶近世以來

良吏未有之也由是良監司始而若一泉王公疏旌之時則公之政踰年矣既而若貞菴李公又疏旌之時則公之政再踰年矣又既而若約菴歐陽公劍泉鄢公又疏旌之時則公之政又再踰年矣今會計三載之治而獻績於天官天官卿舉四疏而程能焉固皆公之實錄也於是奏之 天子擢之臺垣公之志始大行矣諸士民之言則二天之私情也何足以留公何足以留公雖然公行矣新令尹將捧符而出當遇遂

而問政焉頓公毋固讓悉以公之政告之俾紹踵嗣休民安而吏習則良法美意永永無斁謂公未嘗一日去吾海可也楫固海之士辱公奇遇有古知己之遺風不敢為世俗飾詞以重負愛德之雅敬鋪揚紀實告之與人幸公秩焉而試聽之

送孫望川之冬官序

明天子統御四海建制百官內則總之六曹外則隸之列省是故郎屬者亢列之分職也守令

者十三牧之支絡也至兩畿長吏則比古采地諸侯其職尤重本朝損益百代大率準諸成周之盛時六卿之官咸自畿內而升觀小雅所稱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可見已何則王化首善之地衣被為深而郡縣之承宣所得於觀光者稔且近故也況今南都為　高皇帝舊京百司庶府不改昔日而冬官之職尤稱繁劇自吳元年

高皇始建宮室工部繪圖以進　高皇定式務崇節儉然且營之數年而後成今雖　天子

在北而郊廟宮宇歲時改飾其事仍屬冬官至凡諸卿士奉　璽書分遣外地者必出北曹獨大江蘆洲之務及治水儀真與稅蕪湖者事皆由南曹以行可不謂尤重乎吾海南畿之劇邑望川公令海餘五年矣政成化行為江南循良稱首　聖天子采諸臺臣之旌特擢司南繕部事猶古識內賢侯進為卿士以翊贊王猷可不謂尤榮且重乎竊聞兩京並建郎周洛鎬之遺制而南都城塹之高深宮闕之壯麗且過於京

師蓋因　高皇聖度卓越千古所以貽謀萬世
者至遠大也迄永樂甲辰　仁廟以監國渡江
而大内始不居逮今百三十年來自太廟及兩
宮三殿屢以災燬至正德庚辰　康陵南狩營
行殿於督府居之今欲脩建完故以懋　聖子
光前之烈恐才力未易辦固非冬官之臣所當
輕議然兩都雄峙遡本朝全盛之日況留京為
皇圖定鼎之區而　孝陵在焉四海會極莫
先於此即今宮墻剝蝕廟宇傾圮而郊闕諸門

馴至蕩莽其何以慰　高皇在天之靈以裨
聖天子纘述丕緒此實繕部所宜事事也公素
以懸河之學諳練國體推令海之政以贊佐冬
官之職則凡經度營飾可以相時脩為者將循
次而舉矣茲行也能不於公有望乎揖讓勞無
間何足以論當世之故嘗念先宗伯文裕公居
館職事　三聖前後幾四十年屢欲作三都賦
鋪張京闕之偉觀將與馬卿輩爭衡以鳴當代
之盛惜有志焉而不遂愧揖匪才敢妄希先志

乎倘不自量稍需歷覽勉作覆瓿語以少展先
太史載筆之餘則當殫述終始揚勵留京宮室
之勝能不於我公紀芳名而列休績也至於職
事之大若所謂蘆洲等諸課將以副委任而裕
國計者特公綜理之餘才爾從此亨膺而上與
六卿以進九列使功垂旂常為昭代名臣又呼
計日而待者也茲何足云

送邑愽方中洲膺名序

國家取士科重進士士之躋華陟要以功業見

當世者多以進士進鄉舉士就秩得復第進士者獨司教一途爾嘉靖丁未莆陽中洲方先生以鄉科名士三舉春官偶在乙榜例得就教秩薦紳士知公者咸沮之公曰此不能妨吾進也況吾自童年慈闈見背茹痛莫伸嚴親已及艾矣幸早獲升斗祿養顧不善乎乃從天官得署教海邑至之日諸凡表率課業銳意振飭一洗近世怠窳委瑣之習往往學制脩建至捐俸供億試諸生輒雞鳴起諄諄訓示惟其遠者大

者條軌精密有蘇湖之遺風焉閱二年而臺使
者已再旌於　朝矣歲庚戌夏六月天官卿以
臺諫曠員例得請於上　詔取天下賢能吏以
需選海內教秩獲與者僅四人而公在首　名
吁亦榮且難矣　名至多得臺部選與進士等
然不得復計偕試春官故薦紳士知公者又惜
之揖海士自分無所知遼公初蒞教時獲從游
士旅謁即荷傾蓋之雅嗣數相從論今古考行
問學所賴於師資者加於人一等爲念教秩初

試必六年例得再舉春官因向公曰初宣德癸丑太傅曹文忠公以署教改秩遂廷魁及第計公教海之六年復爲癸丑歳星兩周當繼文忠而起無疑矣公默然久之楫初不識公何心也詎意甫三歳而　召命至矣楫爲公不甚樂公輙攬袂向楫曰士獨進士科可重哉予嘗以曹文忠事相勉策予所爲默然者意不更有在乎楫始高其論而竊愧焉重憶永樂中蕭山魏文靖公亦以鄉科士教吾松後位至南大宰者德

碩望屹然為一代山斗逮今論中葉名臣竟與
文忠相埒雖廷魁不得為軒輊也況公文追班
馬行慕韓富而雅操博識曠世罕見且吾海文
獻為江左鉅邑司教多名科士由此歷膴仕者
亦數數見若首被　名命如公者自　英憲百
年以來蓋未之見則雖謂公曠世之奇遇可也
所謂躋華陟要以功業見當世者行與曹魏爭
衡以輝映史冊何復假進士之第哉先生行矣
楫重有待焉

送嘉興郡侯畢梓石膺名序

國朝近制臺諫員缺則天官卿請　命擬名天下郡推縣令以需選其六品以上循資遷擢例不在名限茲庚戌秋八月廼壯虜俺荅者擁衆餘十萬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徑薄都城胡馬從橫殘掠殆盡遠近恐恐　聖天子震怒戒嚴命將追禦浹旬而遠遁然却顧周思惟得人預備爲長策用元輔建言　簡名內外才望素著閑於邊略者十人以充任使而嶽

梓石公與焉蓋特命也　詔至即秣馬戒行楫東海之士公嘗別駕吾松知遇最渥敢不走一言以贈我　國家自　高皇帝以神聖英武混一寰宇東南僅留文象一區界封陳氏不隸職方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邊裔爾寧足與漢唐盛時相埒至　文皇帝捐大寧於兀良哈而京師之肘腋始踈宣德閒徙關於獨石而宣大之藩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不與開大類而謀國者安陋就簡往往踵爲

故事近若霍文敏公雄博蓋世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為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開平而朵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驁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之階　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已百八十年來中國之勢積弱無踰今日是行也　聖明當不次倚待剖符推轂使本兵分閫之寄量宜委任諸所經畫措置不深有省於斯乎況公識洞今古學究天人勵節曠志不為

脂韋聲華所動居常評議輙以邊釁為念慨然
慕先達黃忠宣余肅敏許襄毅馬端肅諸勳烈
口縷縷不能休自舉進士久歷夏官尚書郎長
城韜略素稔胸臆間邇將攄宿蘊以慰　當宁
拊髀之思蓋不待涖疆圉秉節鉞而神威長算
已隱隱動朔雲關隴外矣雖然　國家兩都並
峙戎馬聚於西北財賦輸於東南兵食之政交
相倚賴公自外歷州郡初知滁則金陵之喉襟
在焉既而貳松守嘉並財賦要郡則東南之事

諳閱更深自東南而西北所為軫念根本調停儲餉使兩無偏重不尤為公之所究心乎茲欲與忠宣諸名碩後先輝映能不與公跂望哉世稱策勛如唐李郭不足於文籌邊如宋韓范不足於武君子有遺論焉公且相時戮力博采羣長使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則於知己者與有光矣不然雖坐享千鍾薦登九列以獵取一時聲焰非我公之所樂聞也

家廟奠新主祭文

維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巳冬十月二日孝玄
孫揖謹承先考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文裕府君遺命做古以
貫為宗之義建家廟於里第之東秋九月落成
特作新主西上一位奉安我高祖考竹居府君
妣章孺人次一位為曾祖考 誥贈通議大夫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節松府君妣尤淑
人又次一位為祖考 勅封翰林院編脩文林
郎 誥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

士竹坡府君妣瞿淑人吳淞人東下一位則待
我顯考文裕府君之葬虞而負焉別作一龕於
西廡之上以藏祧主敬涓是月吉辰會我族姓
數十人咸出自筠松府君而下者謹以剛鬣柔
毛三牲之儀昭祭于列祖考之靈曰自秦漢以
来宗法廢而公卿大夫士之家多不建特廟先
王嚴祖敬宗之典不復行於天下也久矣嗚呼
吾陸自漢三國而下世為東吳著姓至我高祖
考竹居府君遭家不造始遷自華亭之馬橋建

業於邑治黃浦東洋涇之原積功累仁貽圖裕
後曁我曾祖考筠松府君至德淳風葆和鍾慶
其逮于祖考竹坡府君則承運凝休懋施博大
而顯考文裕府君生焉發蹟甲科擢居禁侍位
躋九列歷事三朝學冠詞林望隆海宇憐幪九
族踰四十年封誥五花追隆三葉寔由我列祖
貽休發祥再世淵源所自其曷敢忘雖千百世
之子孫其又曷敢忘兹者因爵建宗廟食肇舉
禮隆報始義切終天伏冀顯示鑒臨默垂靈祐

本支蕃衍奕葉重光凡我嗣續其各務孝友儉勤廉恭清白以無失祖宗之家範以無忝君父之洪休則家廟享之子孫保之矣不肖玄孫無任齋肅懇禱之至

祭先師竹齋姚先生室沈孺人文

維嘉靖廿一年某月某日門下士陸楫謹以牲醴致祭于先師母沈孺人之靈曰維靈我先師竹齋先生之結髮楫則先生之門人也楫自上歲受業於先師逮年十五隨家君從宦於南劍

家君與先師之考玉井君少同邑校實有兄弟之誼故我先師執通家禮甚恭家君又因館師之好相與益親且厚更不忍為撝易師遂同挈往南劒居劒肖三月染疾而返幾一載竟不起時撝年已十六從先師者凡七年自句讀誦讀以至稍能屬文皆先師啓迪之功也已而撝出試有司得食廩邑校三舉鄉闈不獲見售無以仰副我先師昔日之望惟日銜愧自先師歿冢嗣昭與撝同筆硯又已餘十年頗曲盡道誼之

雅自丁酉歲爲孺人六袠稱始得一拜望顏色見孺人慈容鶴髮意其眉壽未艾必有待於子之祿養而不虞今六十有五倏爾云殁嗚呼痛哉嗚呼世之女子多以擇嫁儒家爲業蓋以期異日之富貴也是故舅或富貴則爲婦者均享之夫或富貴則爲妻者均享之子或富貴則爲母者均享之天下之通義也孺人之歸姚也克儉克勤中饋女紅老而靡懈其食貧也蓋餘四十年矣自玉井君業儒年幾五十不遂而卒是

孺人終身爲糟糠之婦也先師竹齋君業儒年
幾五十亦不逢而卒是孺人終身爲糟糠之妻
也孺人自五十孀居昭嗣已入邑校日望有以
起家也然昭學既有成屢舉未第後雖有榮進
而孺人已先不待矣是孺人又終身爲糟糠之
母也嗚呼孺人之可悲亦甚矣雖然君子以完
歸爲不朽孺人之節完矣有一子而能克終未
教三孫繞膝皆手自鞠育以底于成是無負於
婦道矣妻道矣母道矣可以見先子於地下矣

孺人其瞑目於九淵哉

祭伯母楊孺人文

維嘉靖二十六年歳次丁未冬十二月戊申朔越十八日乙丑從姪男楫謹以羊一豕一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伯母楊孺人之靈曰嗚呼孺人竟不復起自孺人之歸吾門也爲小宗之冢婦宗之人稱賢者踰四十年而吾從伯東庄公亡公之亡也文踰二十年而吾孺人亡孺人相吾伯以起家也爲宗之巨室及其以業貽後於

也日望乎家祚之遠昌詎意乖違者非若于訓而卒無救於中落之門墻故雖年躋大耋人將謂天祐于平格而桑榆麻冥乃弗充於甘旨之嘗然則孫曾繞膝亦何補於孝養而九原不昧尚寄恨以徬徨嗚呼天耶人耶於鷹人其何尤耶哀哉尚饗

宗黨合祭從兄望夫文

嗚呼子其死乎父母違養亂嗣英蕃卒業國雍丕弘家緒孝弟著於宗門忠信孚於里閈嗚呼

子其可死乎有母未葬有子未娶甫强仕而僅踰四齡將謁選而不露斗祿嗚呼子其未可死乎慨念我祖鈞松學士種德裕昆孫曾繁庶歟十自昨文裕公即世延有啗利逞兇紛搆家蠱甘絕族黨取罪宗祊獨子雍睦淳和周旋終始爲羣子姓式信文裕公所謂瓊林一枝也嗚呼子其不可死乎今已矣河韮情鍾骨肉誼切芝蘭不獨哭吾姪哭吾弟哭吾兄哭吾叔當爲宗祊哭爲門墻哭爲一鄉之善士哭也

宋南遷解

小說家言金粘沒喝背項有瘢類宋藝祖殂時狀以為藝祖復生取太宗子孫以去蓋以報廷美德昭之怨也君子曰此直幻說耳天道好還施報昭赫顧後世未之察耳何者宋藝祖之受禪也太宗之謀居多藝祖私德之且遵昭憲之命而傳位焉雖燭影斧聲為千古疑獄要之宋之天下藝祖之天下也太宗使弟姪之不得其死而私傳位於其子不深負藝祖乎不為天地

神人之所共憤乎金太祖之興也百戰而百勝莫不與太宗共之太宗亦弟也卒之滅遼定鼎其功浮於宋太宗何啻倍蓰什百哉然太祖之傳位於其弟猶之宋藝祖也金太宗諸子蒲盧虎等皆稱傑一時而不得立竟立太祖之孫亶是為熙宗吁可謂不負其兄者矣宋太宗之後有天下者垂百五十年非人是以勝天也天將求不負其兄者以斷斯獄也幸而夷狄之主乃有如金太宗者出焉天不得已而委之柄使伐

宋而取太宗之子孫以去嗣後高宗繼統年歷耄耋而無子非人也況高宗猜忌畏懦忍忘父兄之讎而獨慨然豫立太祖之後以為嗣非天也乎我使趙氏不俘而東京八葉猶有孑遺則終宋之世而藝祖之子孫曾不得一朝享天下矣豈天道乎是故貽子孫以天下而忍負其兄者太宗也釀南還之禍而不能復者徽欽也伐宋而使太宗子孫不有天下者金人也南還得國復立太宗之後者高宗也皆人也所以嘉金

主之義特假手以報藝祖之怨必使藝祖一脉半享宋曆而後亡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夷狄之禍自晋懷愍而下未有慘於宋室之南遷者儒者嚴華夷之辯深致憾焉愚特觧其說如此

華夷辯

嘉靖辛亥夏江東陸子讀書九疑山陰偶從友人處見金小史一編出姑蘇楊南峯氏所集雜采完顏氏一代顛末將

以裨正史之闕其紀錄凡例則書名削
號待以純虜雖英君碩輔槩曰酋長意
將以快臣宋之憤而嚴夷夏之防人多
是之陸子曰有是乎往時嘗以金宋事

作南還解令復廣其說為華夷辯
華夷有辯乎曰有中國居內夷狄居外中國為
陽夷狄為陰中國以粱肉夷狄以氊酪中國以
宮室夷狄以毳幕中國以冠裳夷狄以旃裘中
國以禮義夷狄以勇力雖欲無辯不可得也然

皆自吾人視之也自天視之則不然盖天高地下而人生乎其間人君者民之主而天之子也夷狄亦人也猶一鄉一邑然中國則市廛也夷狄則郊遂也中國則世族也夷狄則村氓也自邑長鄉大夫視之則皆其境土也皆其民也然則中國夷狄自天視之則皆其所覆載也皆其所生育也使夷狄能進而中國以外從内以陰從陽易韃酪而粱肉易毳幕而宫室易旃裘而冠裳易勇力而禮義是以康濟宇宙為生民主

則天必命之矣元魏氏遼金元氏是也史家泥古而不知變故華夷之說代異而人不同觀南史梁武帝時熒惑入南斗占者謂其應則天子下殿走武帝遂袒括徒跣走殿下以禳之既而聞魏孝武爲高歡所逼奔宇文泰於關中乃自慚曰虜亦應天象耶蓋魏帝中原猶天之嫡子也而象緯之驗昭然世儒徒欲以口舌強解可笑已辟之單門陋室之子不敢與世族爭衡有崛起者一旦抱經籍取青紫歸過其里閈章服

駟馬爽然於道雖販童繒婦咸得而竊議之曰此寒乞家兒也然不知名掛仕籍則朝廷已簪笏之祿秩之與所錄世家士等天之視夷狄何以異世儒者之說不過祖仲尼仲尼作春秋西若秦東若楚南若吳北若燕皆從而夷之使秦楚燕吳能脩文武成康之道以興則天下歸之矣春秋安得而不王之乎故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固春秋之法也且自洪荒以來中國漸闢而廣是故窮覆載而

言之則華夷爲中國四裔爲夷狄就華夏而言之則中原爲中國邊徼爲夷狄本非如禽獸之異類也舜東夷之人也有舜焉則人不得而夷之矣文王西夷之人也有文王焉則人不得而夷之矣愚嘗謂三代而下可以語王道者得四君焉曰漢文帝曰北魏孝文曰周世宗曰金世宗而唐宋無稱焉然則夷狄顧居其二乎蓋有不容以中國私之矣至元而一統尤開闢所未有雖其以夷俗治華得罪名教而天祚卒以不

永然帝王之傳統固不可誣也世儒多歸咎仕元之士雖以許文正公之賢猶力非之嗚呼果何說哉文正生於中原則元人也遇時而出為斯道計為生民計爾尚責文正以不仕是欲將安從乎是欲為無君之人而後可乎耶律文正吳草廬嘗臣於金宋而文正則非其比也此是非之大辨而世儒之說可一掃而空矣宋至道君天下之塗炭已極金入中國改物易紀而治者垂百五十年若太宗之洸毅世宗之賢明章

宗之文雅皆有功於世而東撫高麗西制靈夏南臣遺宋須正朔於海內安得不以爲帝王而妄黜之乎南峯氏之說亦泥古而不知變者也使其爲宋而讐之則南峯非宋之臣子也使其爲中國而讐之則前說已盡不可讐矣我 皇明表章羣籍綜制百代特脩元書併遼金二代列之正史以傳識者猶謂 明承元元承金金承遼遼與前宋則兄弟而欲列南渡諸君於閏位況可爲宋而黜金乎嗚呼南峯氏迂世文人

也殘亦可作矣使果有知能不莞爾於九原乎

隱惡辯

東海陸子讀禮於儼山之麓友人數輩相訪於山陰之精舍劇談當世之故因動色告於陸子曰吾數人者以道義相砥礪舊矣茲世風日澆幸無訐隲人短長以鼓釁可乎陸子曰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夫子之所貴也諸君子欲一意隱惡以為厚德乎僉曰然陸子憮然辯曰自陰陽邪正之氣磅礴於兩間而鍾於人人性同

而氣則異於是善惡判焉情之淑慝事之是非行之利害遇之成敗機之禍福靡不於此乎殊途也位之所在則以此為賞罰而亦勸懲道之所在則以此為是非而定榮辱關闢以來未之有改也孔子憂世道悲人窮而作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萬世之勸懲榮辱定焉者也其言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若權衡低昂不爽銖兩豈徒貴乎隱惡哉使徒貴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或曰春秋之隱

惡多矣子獨未之知乎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復公而書會此皆隱惡之大者也子獨未之知乎曰是非隱惡之謂也諱君父而不欲彰之也夫子之言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是故所以諱之也諱其名而不諱其實又不隱惡之大者也豈獨君父爾也原壤夫子之故人也母死而歌人道滅矣夫子

且慰之或者勸夫子之絶之也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而叩脛數語不啻秋霜烈日未始不聲其惡而責之也使徒責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或曰是不然君子稱舜之德曰隱惡而揚善非耶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所謂善惡者以人言之不齊也隱之揚之欲使夫人之盡言於我而無所忌也非欲隱其人之惡而赦之也不然靜言庸違方命圮族惡孰大焉而舜得位

之日首暴四凶之惡而誅之其為不隱惡孰大焉使徒貴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或曰是王者御世之柄而非所以論於言語之際也子貢告夫子曰惡訐以為直者朱子釋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所惡於不隱惡者謂其發人之陰私而不諱也子猶未知此乎曰斯言也為不慎言者戒也夫人之惡使昭然在人耳目夫人能言之不隱焉可也惟人之隱行或出於聞見之未確聽察之未精而亶妄發

之將不至於誣人乎是故君子惡之也非欲於
人之惡而槩隱之也不然惡有大於弒逆者乎
晉之盾許之止國人謂其未嘗果於弒也而夫
子並書曰弒君君子曰微顯闡幽聖人誅意之
法也語迹而至於意隱孰甚焉夫人之所不能
發而夫子獨發之此不隱惡之大者也使徒責
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
或曰子得其一而未得其二也古之大臣有犯
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有犯不潔

而廢者不曰不潔曰帷箔不脩是獨非隱惡乎哉曰非也聖王之待大臣體則然也然而不飾者有誅不脩者有誅卒亦未嘗隱之也會之少正卯舉國以為聞人夫子為司寇獨發其未形之惡而誅之寶玉大弓藏諸宮府事甚隱也而陽貨竊焉夫子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此皆不隱惡之大者也使徒貴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或曰是非者理也利害者勢也禍福者幾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

以見殺也漢人重馬援之誡子曰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是故人以為厚德而其言迄於今不可廢亦慎禍之要術也曰斯言也雖因人而有激亦圓於習俗而末之變者也蓋先漢之俗耻言人過競以為厚德相尚而其弊至於新莽纂竊頌功德者盈天下欲免禍於一身而至於禍人之家國得謂之厚德乎君子之於天下也惟其理之是非而利與害則付之遇焉已爾如所當言也

雖發天下之隱惡而蒙天下之顯禍猶所不恤安得以言過為恥乎孫盛作晉春秋書枋頭之敗桓溫惡之其子姓輩懼禍泣請盛改書盛不之從君子是之孔子曰知我罪我惟春秋安知桓魋之忌武叔之毀不竊畏其斧鉞乎孔子之心則以為是非之公在我由此而暴白天下後世雖一身之利害弗計也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徒貴乎隱惡則春秋不必作而亂臣賊子不必懼矣於是諸子憮然避席

曰子奚言近之矣然則子之於人也若之何曰有善吾善之有不善吾不善之凡天下之隱惡果出於聞見之未確雖夫人之所羣言而吾不言可也果出於聞見之既確雖夫人之所不及言而吾獨言可也縱人之我病焉弗暇恤也使舉天下之人皆能發人之惡而不隱則是非由此而明榮辱由此而定刑罰由此而興勸懲由此而公安知彼不從而心畏曰孰為惡夫人而能言之初以為人莫己知而卒也發天下之顯

議而莫能蔽也縱刑罰之所不及猶足以愧死其心而懲之也苟以隱惡為厚德而使夫人之陰惡得幸免於天下之清議則惡者無所懲而人心死矣是故幸人之隱惡而得以濟其姦於天下鮮不自隱惡之說救之也

蒹葭堂稿卷三　終

蕪葭堂稿卷四

陸楫思豫著

上徐少湖閣老書

恭聞玉堂教士模範寰區將來館閣之英盡屬門墻桃李邇者龍湖公南擢我公特奉温綸得以尊教而視篆台垣伊邇聖眷日隆野人竊天遇勝遥祝楫無似生平見先文裕公最留心典故每論吉士之選本出祖宗深意欲令讀中秘書以備他日樞機顧問非欲其誇靡逞奇

作風流學士也今明公柄鈞鑄之任小子不自量偶欲以經生之見一塵清聽辟之采芹狂夫率獻技於禁園花下雖迂陋可笑而一得之誠恐亦爲上林虞人所不棄蓋是選昉於永樂之甲申其後名賢碩輔多從此出至天順甲申科人以爲奇運故吉士自西涯李文正公而下皆出英廟之親擢號稱得人時張簡肅公劉忠宣公與馬二公俱館試輒歎曰吉士儲養止此乎遂乞補外曹意圖以功業自見時李文達公爲

元輔嘉其志而從之後簡肅忠宣並以勳節表
著為一代名臣我公自弱冠及第儲望詞林輯
自髫卯時見先公與公握手論朝典意氣無間
不啻所謂忘年之雅而我公生平大學問往往
於國典朝章刻意考索未嘗屑屑於詞賦奇靡
之學今董習諸生必能以身教崇雅黜浮惇本
抑末俾得捜討百家上下千古而尤最且要者
莫先於究述朝章及前輩風烈以為他日敷張
實用若止於其日試一詩其日試一賦其士輩

之相切劘也亦止曰其人一詩優其人一賦優而於經史之實學典章之沿革漫不深求則雖軒輊王楊馳騁屈宋亦不過嘲弄風雲流連光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何足以深副國家養士之初意故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先公外集曾載此言謂雖抑揚太過然其意則遠矣文靖經世之見其言有不可廢者我公以為何如攄無似辱公國士之遇忘形忘分蓋有年矣故數敢以蒭蕘狂談謬獻於清

光之下猶之遽除戚施于醜並露而父兄胥匈憐之念之卒未嘗舉手而推諸溝壑倘或使聞之諸士則惡疾在前人將掩鼻而過之矣况下走如何惶恐如何

昨冬小价回仰荷手教副以珍惠焚香捧誦感激何言恭諗台候渠相駢休無任為慰隨得閱邸報知榮轉玉堂典教中秘館閣清華於此為極調燮台衡不日當甘霖四海其為通家小子之慶又何可言竊念先公嘗言吾松先達由翰林

者自顧文僖公始得作先學推重無已嗣後先
公繼之毅翁繼之及我公僅得四人至於簡在
聖心典敎吉士又諸公所未有況聲華碩望鎮
壓朝野行當與韓范爭先盡攄峯泖之秀豈獨
增賁一時爲鄉邦繼美而已先公近爲當道表
揚兩杞郡邑鄉賢尤爲奇遇披揚獎借雖子孫
百世其何敢忘惟明公爲先公平生知己故敢
奉聞時下秋爽伏惟倍萬珍鍊以膺簡渥以副
區宇之望

奉乞蒙泉侍御

不肖撫似自庚子歲北試時叨承知與謬辱披揚兼以先文裕公同朝之雅鄉誼尤切此情當奉以終身何可忘也及丙午春奉襄大事方欲遣人補送志帛少伸存歿之私不意忽以直節忤時遠戍萬里鳴陽遺響斗嶽齊聲近從董子元得北逮西戍二錄讀之乃知中間意氣併屢歷艱險古人謂不遇盤錯何以別利器蘇子瞻胡朋仲嶺南之行俱有實錄至今學者卒業猶

足以想見其風采謂公非其人可耶不肖年踰三十尚滯蒿萊然疎狂之性每每闊視古今尤賤世之齷齪無聞者生與斥鷃同徒至抗節炳烺足樹清朝赤幟俾士林增重鄉國流光如我公者固所願執鞭而奉匜者也先達劉忠宣公亦以觸忤內侍鎖械徒步謫戍於此迄今壯氣猶英英在士論及後輿論反正終始蒙恩自是忠宣之名屹重夷夏謂公又非其人可耶兩年來每憶舊愛魂夢為勞欲覓的便更不可得茲

以太夫人之變家使遠訃想純孝之懷震天驚地猶恐壓於故事不能奔喪此情重不敢付之寥廓但士君子於忠孝之際兩盡為難要之此心重輕各不相負便當朗朗作霄壤間完人何必嘔血望雲寢苫骨立不重愛萬里形軀以重貽百口之憂哉前伐錄中見仲子湖石公遺書有守義安命凝神定氣之語公謂此八字正吾今日所以處變者也茲驟聞太事須無忘叔子之言自愛家人他無足論也細想踞譎以來躍

是河流探雲塞曲窮六盤之奇險訪五涼之遺踪朔月關鴻是開清抱胡笳羌管能助長嘷異日賜環擢任本兵重寄披圖西北籌畫出胷臆間以長輔九重廟筭俾柔然不得南牧然後舉其生平跋歷作鐃歌凱吹以鳴當代之盛使忠逭犨休烈不得專美於先朝豈非鄉邦名賢盛事與言及此更願公自愛書生之見陳甫天涯伏維

徽音高勝遥矚

奉揚朋石考功二首

自昨歲彈鋏南歸無階叩問正擬覓便鴻脩候忽辱手書存記且及試場擯落一節尤荷矜憐棒讀數過感動顏色不肖無似不幸淹作曹子非不能放棄鉛槧旁竊升斗之祿以自活重以先公遺教念切箕裘雖年踰三十而業繩尺以圖科試志尚不衰且謂　國家大公之典獨此一事士君子效用於時非此亦不足以自見不意旁議以恩怨雌黃有同兒戲而司柄者束手引嫌如會計未吏為輿皁所把持可笑也謝文

正公之子亦同見黜寃哉一書生之進退有義有命何足深恨所可惜者 清朝紀綱乃為扶私者傾壞而 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一掃而廢矣仰荷肝膈之知不覺瑣瑣及此亦不必播言於人重貽後累至望至望但將來孟明之蹟恐復難收未審冀北孫陽尚能為駑材鞭策否邇来獲接淶峯兄手翰其情亦同吾丈空齋白日沉悶無聊無對殘編黴天長嘯雖不肖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秋後考最東還得共清晤山堂拂

榻洗耳德音
側聞榮養歸廬猛欲恭侍傾倒不虞舍下春間
失火悴成寢疾山中落魄訊候無從西望九峯
自同吳越近辱寄聲垂念感佩何如毋審高踪
罕出城府清風玄緒如宾鴻孤鳳不可矰繳雖
販童繪婦咸知膾炙於口一掃近世浮華習氣
為鄉國典刑異日齊聲名碩與莊簡文僖相軒
輊又不但如先公往時所期望而已近新刻續
集二冊以備拾遺特人告成即走奉清覽用光

存歿中間脫有紏訛不妨賜正溽暑方殷尚需專圖典謁以悉區區無任懸注

奉張須野文選二首

耶各禆抵家即附啓上謝想徹記室久矣闊歲以來問遺蹟曠疋切馳慕而華緘下及與月洲公手教並至喜躍無量更蒙慰諭相期益增慙悚近得黃甲題名見唐小漁廷魁矢下竊念小漁與不肖歷試南北蹤跡如出一軌昨秋場更在險中得之今所就乃爾士君子出處信有定

命此亦非我公不可告亦不敢告也夏初集諸
社友結會復操鉛槧如敗卒登壇望戍變色顧
夫長肅有含淚封狼居胥之意戮善擒王燕然
勒石畢竟是甞壤間何物與言及此亦日無光
且無臨窓開卷探三昧門庭恨無由奮飛侍几
杖此情又當如何叅謁即日正位首司機衡在
握拔茅連彙衆正亨庸豈徒桑梓蒙休為一郡
人造福已也
使回得接手札恍若叅承安爾進言極承自邇

乃勤存記悚愧益增倘邀所私足爲桑梓造福矣兩賢郎玉潤蘭芬足占芳躅茲因出試聲動有司數接緒言已飄飄傾動心目羨慕何如近承翠巖文宗按臨郡中即以先公文行發策諸生既而傳采輿情按故事入祠鄉賢郡邑並舉亦足爲鄉邦盛事想叨庇如公亦所樂聞者也不肖自分無緣當世但心燼尚燃未敢便付泥土自昨歲横罹以來聞公論漸白倘士林會晤間得繆賜奬借使將來不至再蹈覆轍即此生

幽谷陽春也雖銜結何以報德草草奉達餘惟
為國珍玉以膺天寵

奉畢梓右憲副

自春初與數友相約欲叩郡閣一謝顛末顧夏
間仰屏翠巖文宗以先公入祀郡邑鄉賢留城
幾一月老母忽患痰厥秋來幾殆日侍湯藥足
不敢出戶限者三閱月矣側聞榮膺特召乃知
練才碩望海內共瞻麟角鳳毛固當為天衢先
發但此行必蒙簡眷委重不凡顧書生迂見

謂今世士大夫往往安常習陋馳騖聲華視國事如秦越人肥瘠了不要念卒使今日虜騎薄都城來鬬有投戈而禦之者播之華夷傳之史冊將以當代爲何如世界盖不獨杞人之憂未能釋然已也我公胄羅韜畧識練險夷行願載筆野史用紀休烈敢不自量繆入譏言專人代贍南望嘉禾如秦闕趙璧遠在雲外負心抱歉傷如之何

奉田豫陽憲副

楫自庚子歳卒業上都時稍知問學毎見先文
裕公許騭天下學士大夫未嘗不歸重我公至
辛丑歸田獲讀公萊問諸篇及散見別作亦未
嘗不擊節歎賞因謂一代文人如我公者竟不
蒙當道相惜以為蘭堂載筆俾之散棄於時嘲
弄風月為湖山主人豈盛世所以憐才求士之
意耶又未嘗不改容稱屈憤悒見眉睫間信公
為先公文章知己也不肖雖鄙劣無狀負媿箕
裘然不能釋去鉛槧妄有當世之志自數年来

神游門下欲爲奉匜童子而不可得幸即夏枉棹海曲光奠先塋存歿之情金石之誼惟有矢心銜結而已至以鄙文爲贄即承傾蓋披瀝肝腑併得請公紀述數種細讀而卒業焉出入秦漢上下韓蘇乃益知天下之士自非涯涘所能窺而後學小子數年傾注之私庶亦得以少慰矣謂我公非今之歐陽子李太伯耶行邊紀聞一冊爲諸友傳遞抄寫尚俟數日專人馳上其閩及雲南諸紀尚少斷論數篇幸即補之以爲

完書尤望尤望

奉黃翠巖侍御

竊聞士君子建樹清時遭逢　明聖生不負簪組於國殁不愧爼豆於鄉者非碩儒名獨不足以當之而為之表揚者亦必跡行標真稽謀參決以奉行盛典俾當時無貶辭後世無遺議此古今之同情名實之大辨也先宗伯文裕公仕歷三朝位躋九列中遭顛躓亢直忤時苦志藝壇乞骸完節幸賴　聖恩追謚易名賜贈迥異

常流存歿之光銜結已難報稱自甲辰下世六易歲矣獨未獲俎豆鄉賢為不肖孫者上不敢嗚之有司下不能白之士論幸蒙明公持節視學南畿行部雲間風教整肅發策諸生即以先文裕公行業博采輿論竊見廷啓未移而風頌籍籍已滿於三泖之濱九峯之麓矣先公得並祀郡邑兩祠雖明公激勸典章本奉宣 聖朝德意而不肖子孫牛馬固天高地厚未知所以為報也楫小子臨書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柬張萬山福清

履端獻吉聽戀爲勞枯坐山房特勤翰貺慰恤懇至恍若乔承第慈闈沉痾日供湯劑竟違典謁恭聞命駕有期更深攀望過吳歷越泝江西以入東甌山川千里層翠萬狀不肖童子時隨侍先公走劍津大半猶在目月巖雲壑皆足飽公餘吟眺想河陽桃李已先春舒色矣甌齒集久客附驥極知失約不肖蹇劣叨承家範亦欲搜剔今古少免面墻不意今之取士乃反以世

家貫纍恨不能折簡斷編與漁樵同沒留此何為吾兄雅慎清脩當世圭璧幸長途寶鍊慰我同心拂柳官亭東風應律鶯梭花陌銜勒生香不能奉廁驪駒撫心何地臨書無任傾注

奉方中洲司務

奉違之日正值先公入祀禮成躬謝邑大夫不能買舟相送為歉渡江後得領短札恍若叅承初不知寶眷留嘉禾數月後始聞會柔圃蔬遺人存候秪緣老母卧疾不獲躬閒起居尤以為

愧海上士林滿擬臺選爲風紀增重及知春曹之擢猶有稱屈者僕竊謂不然昔宋慶曆間號稱極治廷議欲以石介補諫垣范希文時叅大政尚謂　朝廷清明羣工守法如介素性剛忿當處之牧刺以練其材若在諫垣恐折檻引裾之事復作適足相累老成體國其見自別今聖天子春秋鼎盛英斷邁古加之東南西徼西北驛騷正羣公卿所當殉身任事以副　當宁宵旰之思而草莽所見類多全軀保妻子輩以

我公雄資勁氣積學宏才倘向臺端未必不如文正所慮今且翱翔南省雅稱清華養望數年自足坐致名藩循得鄉寺亦可究厥施而晉崇秩豈不欽福明時流聲青汗以慰我知心也奉来頓發扊火之疾枯坐杜門山居斂迹與漁樵為侶每北望白雲中夜即形神入夢雖不肖亦不自知其何心也茲因鴻便敬附私悰餘惟為國為道自愛以膺寵渥不宣

復嚴亭山正郎書

析無似竊念知已之遇千古為難世之負瓌瑋
特達之士偶不售時至有顲天扼腕而不能止
自有道者視之雖不免淺中狹已之累要之卞
和懷璞伏驥哀鳴亦霄壤間所難於忘情者也
揖何人敢以此復於明公然自惟先宗伯文裕
公年幾四十始得不肖子焉一軀宗祀單薄甫
成童後即患尫羸沉痾幾不起先公懼無以自
保已令來學于業不問至弱冠始出試有司屢
辱臺使者謬進即不自量將謂棘闈繩墨已得

梗槩遂不復苦志窮研落落肆力於古文章及
搜研名實之學期以自見於世脩業持身從實
地上起至於上下秦漢馳騁歷宋爭標榜於藝
苑者又視為第二着故每闈當世學士文行高
古足以樹赤幟於後生者輒有登龍識荆之願
至年二十有六以先公冑子恩卒業北廱再舉
下第雖賢大夫亦多例以冑子視之於是慨然
重念天下事非科第不可為而唐宋如李魏公
張宣公輩迄今稱重一代者當自有大過於人

豈非今之士所可藉口以自委者因悉以所讀
諸史百家束之高閣而一切所為聲律著作皆
摒而不備重刻意舉子蹊徑改肄義經更欲於
理學堂奧深入一步而踈劣寡陋有志未能自
壬寅癸卯歲每聞浙中賢士大夫論所謂瓌瑋
特達之士他日可以備柱石佐廊廟者未嘗不
屬之明公而遠近鋟梓諸經作又得以私淑有
年以此神遊門下意欲負笈千里奉廁執箕之
役非一日矣茲幸不假之緣得偶於官程瞻望

顏色以慰夙想頓蒙傾蓋握手若素知者忘形忘分慨然欲進之知己之列至以末藝請益即辱吐露肝膂洞示肯綮陶鑄作成之心尤極懇惻又不知指何人而得此於明公也及再侍雄談評隲天下之故以及當世士風民俗根極理要剴切時宜汪洋浩博戎算種種逮及脩行治本為吾儒第一事則尤所顧耑蓋今世士大夫溺志利途沈酣脂葦牢不可拔卒使天下國家之事漸至陵夷而吾吳越士風尤為可慟明公

縷縷及此固已仰見邃養清脩迥拔流俗使末
學之士得復見今世之有范希文韓忠獻何幸
何幸雖然不肖何人重敢以此爲明公道耶然
而知已之私譬之鼓瑟而逢子野卒不自覺其
揚眉拊搏一至此爾教言歷歷固已鐫骨服膺
被之弦韋准欲候於清源用期卒業緣泊舟一
日而行不及申別耿耿何如

奉黃韋軒華亭啓

嘉靖壬子夏四月重以敝邑右山君侯喻公之

宴奉款韋軒黃公於黃龍浦曲先宗伯文裕公之後樂園顧小子揖子軀卧病忝侍爲難抱枕懷慚撫躬無地今口占小啓申謝者

時惟節臨孟夏屬峯泖之清和駕枉高賢望騶輿之絡繹竹馬懽迎於海曲棠陰方茂於河陽桂楫蘭橈當錦江之利涉鸞羞鶴醖見綺席之弘開心切觀風情兼游息惟公嶺南碩學暫紆松邑之銅章澤國陽春偶憩海邦之桑陌適玆嘉序乃協清游仰勤貴止於丘園注聽鸞和於

渾蓋江東魚鳥醉萬聲之飛遊隴底松楸壯九原之顏色庭蝸走篆而待幸山葵吐英以遥迎頑不肖揖者抱疾踰年愧莫忝承於侍左撫衾百拜心徒嬰憾於熱中豈惟家貞之懷慾乃軫慈闈之抱歉雖山童煮茗何申絲縷之忱而花徑拂塵特重繾綣之跡眷言東顧知五色之流雲從此南天望千林之舒色跧俟秋冬之强起專勤膏沐以趨承伏冀涵濡何勝瞻遡

蒹葭堂稿卷四 終